

人民广场的“绿草”

◆ 袁定国

在与小周的交往中，我深深地感到，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民公仆，平凡得就像广场上的绿草，却令人难以忘怀。

草地碧绿灯明亮

小周是我们公司下属厂的一位新疆回沪干部，与我相识后成了朋友。他在新疆当过中学校长，人品好，有魄力，文字能力强，爱好弹钢琴。后来，因为一些人事上的纠葛，小周听从我的意见，考上了区的公务员，又调动到人民广场办公室工作。

我对企业管理比较熟悉，是高级经济师，受小周邀请，经常来人民广场办公室或者附近咖啡店、茶室，与他交换管理工作心得。

广场鸽在碧绿的草地上空飞翔，成群的孩子在绿色地毯上给雪白的鸽子喂金黄的玉米。可是有谁知道，小周曾为草地到冬天要变黄而焦虑。

他有一次问我，是否认识绿化草地的专家？他要为草地四季常青寻找能人。我们寻寻觅觅，最后，他找到了三位学农林的北京大学生，放言有能耐使草地终年常绿。小周就在广场鸽常落脚的一片草地的边缘，划一角给大学生试验新草种。试验成功，再扩大播种到全部广场草地。

有一天，小周兴奋地告诉我：“副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我们，说人民广场绿化出色，可以去‘取经’。市政府要使上海天更蓝、水更清，我没有贡献；使上海地更绿，我出了一点心力，为上海市民收获了一片绿地。”

北京来的大学生成了名，办了公司，发了财，要“答谢”小周。小周坚决谢绝他们的“好意”。小周对我说：“拿回扣就是贪污，我不伸手；我鼓励他们为绿化上海作出新贡献。”他没有玷污广场的绿草。他就是广场的绿草。

人民广场的路灯虽然明亮，但二百多只草坪灯到晚上几乎依然漆黑。小周对我说过，这是前几任管理者学习法国庭院风格造成的。草坪灯罩是用铁皮做的，漆了黄色，只在灯罩上露出一丝光线。现在，在少数高架桥下面依然能看到这种戴黄帽子的草坪灯。当然，这种风格，在白天绿草中有嫩



黄，是漂亮的。晚上，几乎成了“瞎子”。在法式的私家小花园中，有一丝亮光就可以了；可是在偌大的人民广场，就显得太暗淡了。有一天，我去小周家欣赏他弹钢琴，休息时他又对我讲起草坪灯改造的问题。他说：“灯罩轻轻一旋转，就可以轻易拿走里面的环形日光灯。个别贪小的市民家中日光灯坏了，就摸黑到草坪内顺手牵羊。值班的纠察则难以发现、阻止。”

于是，我协助小周找到一个工厂，将“黄铁帽子”摘掉，改成ABS塑料帽子，乳白色的。白天，绿白相间，不刺眼，也漂亮；晚上，ABS塑料半透明，为绿地增添上温柔的亮色。灯罩内有螺丝拧紧，要“牵羊”也不可能了。夜间巡逻的纠察说，草坪灯有点亮光，我们巡查工作方便一点了。

小周最关心并倾注大量心血的是广场的安全、安宁。在节日，他有时守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察看荧屏，关注人群中有没有拥挤的异常动静；有时精神抖擞在现场指挥纠察，疏导人流。直到人散场空，才放下悬着的心，骑着“老坦克”回家。

小周偶尔也会给我讲些纠察保安工作的所谓“内幕消息”。当年，克林顿参观上海博物馆离去后，许多警卫撤走了。克林顿的女儿未一起走，还在兴致勃勃观看中国的国宝。小周和一些纠察，仍旧在外线继续坚守着岗位，他与普通的纠察没有任何区别。他

清楚，保护国外友人安全，就是保卫上海人民的尊严。

“他是个布尔什维克”

然而不幸的是，小周被确诊患了鼻咽癌，住院诊疗后还要进行三个月放疗、化疗。这三个月中，他依然天天上班，只是中午增加一小时午睡。我多次去医院看望他，多次劝他放疗、化疗期间不要上班。我对他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，病痊愈了，还能工作好多年。”他却说：“人在家里，心在广场，不利养病。索性人在单位，心安定了，反而有利养病。”他爱人、儿子都苦苦劝导，他还是固执己见。

放疗化疗期间，他在龙华医院看中医调理。去龙华医院再回到人民广场要半天，他为了节约时间，换到石门一路中医门诊部就诊。他说：“路近点，骑自行车去方便，时间省了。”

我认识的一个人人民广场老员工悄悄对我说：“周处长是个布尔什维克。”这话的意思，可能只有上一辈人能理解了。

小周的敬业，还体现在一件未竟之业上。他曾经详细告诉我，为了管理好人民广场，他如何一家一户协调好广场所在地和周边各单位的关系。而且他研究人民广场的历史，精心策划了《上海人民广场》，一本地方志书。他知道我编写过工厂和公司的志书，与我交流过如何组织写志。我开玩笑说：“得志不写志，写志不得志。你怎么得志也写志？”他说：“我管理广场，要了解历史、把握现在、展望未来。策划写志。是了解人民广场的历史和现状。”

没有几个月，小周送了我一本《上海人民广场》。该书搜集三百多幅照片，邀请各方人士写了字字有来历的百篇短文，将广场的历史沿革、当今盛况尽收在册。他在赠书给我时说：他还在搜集全世界各大广场的资料，供市领导规划进一步美化、绿化、现代化、个性化人民广场作参考。

可惜，一株草枯萎了，一盏灯熄灭了，一个士兵倒下了。小周永远离开了人民广场。我从花圃精选了十支白色“白掌”，敬献给比我年轻得多的周遗像前，表达我的尊敬和哀痛。

小周走了。但是，人民广场的绿草仍在，这就是小周还活着。

我爱上海人的宠儿人民广场，更留恋人民广场的绿草，特别在冬至、清明那些使人伤感的日子。

这年头，理发原本就是一件麻烦事。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，更是让我发怵，生怕走进不该走的地方。但是，头发却不在乎这些，仍然一个劲地长。

是该理发的时候了！我顺着街寻觅。装潢不错的形象设计会所、新概念造型、艺剪坊倒有几家，可一看价格就让人头皮发麻：女士烫发380元，男士理发88元。估计，这还不是金牌理发师，如果是金牌出手，怕是要翻倍。

眼前的五光十色，让我呆若木鸡。不是我小气，而是我心里清楚，我这脑袋瓜，一刀剃下，也卖不了西瓜价。

那天闲逛，逛着逛着，就在一条偏僻小街的转角意外地发现一家理发店。说是店，其实有点夸张，巴掌大的地方挤着一镜一台一椅，椅后再多一人就无法容身。条件简陋，价格自然就能接受了。小师傅皮肤白皙，笑眯眯的瓜子脸衬着修长的身材。他说他刚出道，明年春天才满20岁。20岁就能理发？看我一副不信任的样子，他一边用白色的围布拍打着转椅，一边说，我在县城大理发店都做过3年了，您放心！

小师傅手艺果然了得。双手在头顶游走，轻巧自如，仿佛不是理发，而是在打理一件工艺品。许是头一回来，许是寂寞，小师傅很健谈。他说他来自大山深处，那里，山上山下都姓令狐，他也不例外。一听到这个很特别的姓氏我就想起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令狐冲。他笑笑说，他没有独步天下的剑法，他只想做一个称职的理发师。他说他家里没有亲人，是外婆把他拉扯大的。我问爸爸妈妈呢？他说，3岁那年妈妈就病故了。我这辈子没喊过一声爸。我以为遇到隐私，不便多问。他顿了顿说，他是个没良心的人，母亲病重，他在外打工，一分钱不着家。料理完母亲丧事，把我往外婆怀里一扔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再去理发，转角处挂个纸壳牌：回家收谷子，3天后回来。果然，3天后令狐皮肤晒得红红的回来了。我说你会割稻？他说，打小就会。外婆老了，不能让她下田了。柑橘熟了，我还得回去下橘树。我说你怎么不在老家开个理发店？他说现在村里的人都出去了，谁理发呢？打算在城里奋斗七八年，买套50平的小房，把外婆接来，再成个家，安心心地做手艺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后来的很长时间，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令狐小师傅的转角理发店。坐上他的椅子，不用多说，满意而归。转眼秋去冬来，再去转角，小店关门了。问附近修鞋师傅，说，走了！不开了。我问为什么，师傅朝我诡秘地一笑。再后来，听人瞎掰，说房东老板娘硬要将自己离了婚的女儿许配给他，他不从；也有人说他吃住都在老板娘家，老板娘酒后失态对他性骚扰……总之，转角不再理发了。

站在冷风里，我一脸茫然。一个单纯可爱玉树临风的男孩，一个从小命途多舛十分懂事的男孩，小小的转角，怎么就容不下他呢？

转角理发

◆ 史良高

夜半响起敲门声

如今我还珍藏着一副手工刻制的竹板麻将牌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由部队转业到地方，在单位临时负责专案组的工作。专案组监管着七八个专政对象，白天监督劳动改造，晚上关“牛棚”有专人看管，不许与家人和其他人接触，以防串供。有天晚上轮到我值班时，看到叫魏木匠的专政对象独坐墙角垂泪，情绪很低落。以交代问题为借口，我将魏木匠带到办公室，问他有什么愁肠事？魏木匠犹豫了一会，吞吞吐吐地告诉我，他母亲本来体弱多病，他关进“牛棚”一个多月没回过家，担心母亲病情加重卧床不起，一时心酸酸而垂泪。

魏木匠的情况我了解过，解放前在旧部队只是个文职副连级教官，其实根本没做啥坏事，再说思母心切也是一片孝心，于是我给了假让他回家去看母亲。天亮前魏木匠回到专案组，感激涕零地对我说：“你对我的好处，以后我一定会报答。”

不久我被抽调支援大山深处的“三线”工厂，临走时留下一份对魏木匠审查结果的报告，建议解除对魏木匠的专政，过后对魏木匠的事也就没再往上去。在“三线”厂分了住房，回城里搬家的那天晚上，夜深了，我和妻还在屋里收拾东西，忽然听到有人在轻轻地敲门，我和妻对视互问：“都半夜了，谁敲门？会有啥事？”我打开门，借着屋里射出的灯光，

一副竹板麻将牌

◆ 张云

看清敲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，没等我说话，中年妇女轻声说：“你是张组长吧，老魏要我把这个交给你，说你在山里有用。”说完把手里拿的一个布袋塞到我手里，二话没说转过身匆匆走了。回屋打开布袋，看着里面手工刻制的竹板麻将牌，我愣住了，魏木匠为啥要送给我副麻将牌呢？妻望着麻将牌更是瞠目结舌，呐呐地自语道：“魏木匠该不会是要害我们吧？”我安慰妻说：“我了解魏木匠的为人，他不会平白无故害我们的。”妻嘀咕道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我没说什么，将麻将牌塞进装鞋的木箱带到新家去了。

偷打麻将起风波

有天晚上妻去上夜班，几个战友在我家聊天，有战友叹息道：“啥文化活动都没有，生活过得太乏味了，要是副麻将打该有多好。”听战友这一说，我想起了塞在木箱里的竹板麻将牌，对大家说：“我家有副麻将牌，咱们就过回打麻将的瘾吧。”说完从木箱里找出了竹板麻将牌。战友们看着我提起布袋将麻将牌倒在饭桌

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上，一个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一副麻将牌，不要说制作打磨，光在每张牌上刻字，正刀侧刀，要费多少功夫啊！”我亦惊叹：“魏木匠一个被专政的对象，这副麻将牌他是怎么刻制出来的呢？”

严严实实拉上窗帘，几人围坐在饭桌四周，悄没声儿打着麻将，赢者抽支烟，输者脸上贴条纸。乐得有这么个机会，玩起来竟忘

记了时间，妻下夜班回家，进门被烟雾呛得咳嗽了几声，再看我们每个人脸上贴满了纸条，“扑哧”笑了一声，望见桌上的麻将牌，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嘟嘟念念地说：“你们聚在一起打麻将，就不怕别人说什么吗？”我也知道打麻将是不妥之举，送走战友后，收起麻将牌还塞到木箱里去了。

过了没多久，我和战友们晚上实在闲得无聊，等妻上夜班时，几人相约到家里来打麻将，我翻箱倒柜却再也找不见麻将牌了。等妻下班回家，我问她把麻将牌弄到哪里去了？妻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放煤炉里烧了。”我愕然道：“你把麻将牌烧了，以后见了魏木匠，让我咋给人家说呢？”妻无所谓地说：“魏木匠真要问，你就说让我烧了。”

时隔一年，魏木匠妻子给我寄来一封信，告诉了魏木匠去世的噩耗，信中说，魏木匠临咽气前，给她和孩子留下一句话：“张组长是好人，你们不要忘了他。”我把信给妻看了，妻眼睛酸酸的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我嗔怪她：“魏木匠留下的唯一纪念品，还让你给烧了。”妻没吭声，进里屋翻腾了一阵，出来把一个布袋给我，佯嗔反诘道：“你真以为我就那么傻吗？”我打开布袋，望着魏木匠亲手刻制的竹板麻将牌，思潮翻滚，不禁脱口喊了一声：“老魏，你留给我的麻将牌没烧！”

我请木工做了个精致的木盒，将竹板麻将牌装里面珍藏起来了。竹板麻将牌虽然不值得用金钱来衡量，但留下的思念是无尽的。